



编者按:东北的雪,新疆的沙,华北的风,岭南的雨,都挡不住石化人挺进的足迹。穿梭在天地间的石化红,一次次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走!去西北,在沙海戈壁中实现理想。

诗歌



石油人散章

刘同军

一

石油在地下隐藏
我们在大地上流浪

把一生装进了行囊
走吧,我们要去远方

举着红旗,我们走到了远方
跟随我们的,是太阳、月亮
还有风雪中的铁皮房

而那跟丢了的小黄狗呢
我们还时常说起它的模样
仿佛还在孤单地向我们张望

二

石油人的生活是单调的
但工作却很繁忙

天黑了,灯光照着井场
一块很狭小的地方
但夜晚很长

钻井机器在空荡荡地响
几点点了?有人在低声问
那时,遥远的天边已经出现了曙光

三

很多年了
很多事情都已经遗忘

石油人的一生,其实很紧张
匆匆忙忙地,从荒原
赶到沙漠,又到了海洋

像苦行僧一样
石油人啊,你们用肉体的痛
掩盖了心里的伤

四

石油人啊
追逐着黑石油流浪
但也心醉神迷地
看到了石油奔涌的模样——

热烈奔放,像红旗在飘扬
放射着迷人的光芒
灿烂而又辉煌……
(作者来自石油工程公司)

为石油,再出征

单旭泽 关脉凌

“今年春节是你在新疆过的第5个春节了……”冬日,经纬公司胜利测井公司巴州分公司北疆项目部的测井队长汤占福准备返疆。离别之际,妻儿将行囊交给他,依依不舍。

进疆10年,与家人别离再出征的场景,汤占福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像这样的故事,在北疆项目部还有很多。

2011年,胜利油田在新疆发现了春风油田。跟随着勘探的脚步,同年4月,胜利测井公司巴州分公司北疆项目部在克拉玛依挂牌成立。胜利测井的将士们跨越3000余公里,向西出征,以“支撑油气,服务钻探”为理念,开始了面朝戈壁、远离城市的生活。

漫长岁月,有荣耀辉煌,亦有霜刀雪剑。

1800次井场上的磨砺与成长

37岁的游亮来自重庆,一口川味普通话,常常带着热情爽朗的笑声。

2010年,游亮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毕业,入职胜利测井公司。实习期满,他就跟随巴州分公司西征的脚步,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从齐鲁大地来到新疆戈壁。

从此,游亮背着故乡,一次又一次地向西出征。

游亮干活儿很拼,从测井工、操作工程师,一步一步走到测井队长的岗位,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2019年,游亮入了党。

2019年1月9日,游亮正在敦煌的一口井上施工,打算干完后休假回家陪妻待产。预产期未到却突然接到消息:妻子提前临盆,已被紧急送进医院时。一瞬间,惊喜、自责、愧疚的滋味涌上游亮的心头。

汽车、飞机和高铁,一路狂奔……第二天深夜,当游亮赶到医院时,看到憔悴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这个测井汉子不禁眼眶一红。

北疆的气候,风沙风雪是常客,严寒高温是常态。冬天,井场上零下40多摄氏度低温;夏天,沙漠里50多摄氏度高温。但游亮从没叫过苦,更没有认过怂。

2023年1月13日,准噶尔盆地气温降至零下37摄氏度,皑皑白雪覆盖井场,天寒地冻。临近春节,游亮带着新五队10名员工前往重点探井奎屯1井测井施工。

长长的测井仪器串,从162摄氏度的地层深处热气腾腾地升到井口,又冒着热气从猫道上滑下来,短短几分钟,仪器丝扣就被冻住。大家拿热水浇,蒸汽刺,将丝扣化冻,从他们嘴里喷出的团团热气凝成一层层霜花,在头顶凝成了一顶顶银色头盔,更映衬出一张张冻得通红的脸庞。

隆隆响的钻井机24小时不停运转,游亮和队员们也轮流跟转。经过78小时艰苦施工,终于完成任务,创出当时准噶尔盆地直推存储式测井最深纪录——8200米。

“条条曲线都是精品”,这是游亮信守

的承诺。每当重点井下达时,测井监理点名让他带队上井,“游亮干活儿让人放心”。这是他驻疆13年施工1800井次、创20余项纪录挣下的好口碑。

休假回家,游亮在妻子的手机里,看到了北疆的天气预报。妻子说,不能朝暮相伴,但我会一直关注照在你头顶的太阳,刮过你脸颊的风,以及落在那片土地的雨和雪。

“我一年至少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待在新疆,家里孩子和老人根本顾不上,是我媳妇撑起了一个家。”出征的路上,游亮的行囊从来不缺爱和支持。

2022年7月21日,在胜利油田新春公司半年总结会上,新五队被评为胜利西部“增储上产攻坚战”劳动竞赛先进集体,游亮被评为“增储上产攻坚战”劳动竞赛先进个人,那一刻他笑得很灿烂。

50岁测井老兵的硬仗与胜仗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在北疆项目部,大家都知道,这话说的是北疆党支部书记兼分公司副经理孙波,和他那支平均年龄50岁的测井老兵突击队。

“面对困难,既要敢于打硬仗,也要善于打胜仗。”这是孙波带队伍的底气和勇气。作为一名测井老兵,53岁的孙波犹如一根扎入沙漠的定海神针。

2022年8月19日,新疆疫情吃紧。北疆项目部接到排601南区块的4口固井任务和排692-平1井新井完钻裸眼测井施工任务,可工区现有的2支裸眼测井小队,1支正在哈山5井备战,另外1支因有疫区行程,正在隔离。

面对疫情给出的难题,是放弃还是求援?

为石油,再出征!关键时刻,孙波率队立下军令状:“一口井都不能放弃。前线队员不够,后勤老将补位,马上组建队伍,按时接井,准时完井!”孙波带队,贾致金任队长,刚退下来干后勤的绞车司机王伟东又披挂上阵,射孔主任邵鸣任地面司令,准备休假的操作工程师岳进负责技术,5名后勤人员组成了一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测井老兵突击队。

5名老兵中,最年长的王伟东54岁,最小的岳进43岁,平均年龄50岁。这些曾经在一线打拼多年的老兵,再次扛起重任,迅速出战。

脚上沾满泥土,汗水湿透衣背,他们褪色的工衣上缀着黑色油斑和白色汗渍,在大漠的风中猎猎而响。暮色渐浓,晚霞被黑夜一寸寸吞没,钻塔上的盏盏明灯齐刷刷亮起。

披朝霞、顶繁星。5名测井老兵优质高效完成4口井的连续作业。归途中,车里响起了踏实又响亮的歌声。

在工房的一侧,鞋架上排列着十几双沾满了油斑和泥浆的工鞋。工鞋知道,斑驳油泥来自哪里;测井老兵们知道,这些工鞋走过多少风雨路。

2000公里高原路上的速度与激情

一辆辆测井车奔跑在通往井场的路

上,散落下一串串的车辙,好似戈壁肌肤上裸露的毛细血管,车轮碾过泥泞和冰雪,延伸向沙漠、戈壁、高原……

2020年6月30日下午,北疆项目部接到胜利油田油气勘探管理中心通知,位于青海高原的山古102井要加测特殊项目电成像,急需将电成像仪器送往现场。

山古102井距离北疆基地有2000公里,当时钻井队已经打完进尺,正在通井作业,马上就要测井,时间极为紧迫。

接到仪器需求后,孙波将基地的驾驶员名单扒拉了好几遍,最终选定驾龄长、技术好、性格稳的邢礼海和吕安,承担此次千里运送仪器的重任。

击鼓催征,又一场远征始于脚下。

“保证完成任务,让前方生产有保障!”邢礼海和吕安将两套性能最优的电成像仪器装上车,检查车辆、加油,准备物资。为节省时间,邢礼海还烙了烤饼、水煮花生等做干粮。

天还蒙蒙亮,顾不上吃早饭,邢礼海和吕安就踏上奔赴青海的征程。一路上,两人途经吐鲁番、柳园、敦煌、大柴旦等地,奔波在黄昏和黎明间,吃在车上,睡在车上,人休车不停,日夜兼程。

7月2日5时,到达当金山青山垭口。此地海拔3699米,气温接近零摄氏度,空气稀薄。漆黑的路上,看不到其他车辆,吕安感觉到阵阵寒意,打开暖风,降低车速小心前行,坐在副驾驶的邢礼海打起精神提醒路况。翻过当金山,已经是次日早上7时,远处的雪山被朝霞照得通红,望着远处的美景,他们俩疲惫全消。

最终,吕安、邢礼海历时35小时行驶2000多公里,安全抵达山古102井现场。

掐指算来,刑礼海已有18年的“疆龄”,一路的风沙,不是谁都能经得起吹打,漫长的冰雪路,他走得很稳。去年,刑礼海已驻疆7个多月,生产高峰期间,测井队司机岗位缺人,他推迟了女儿的新婚答谢宴,像一部不知疲倦的测井绞车,驰骋在大漠戈壁上。

“疆漂”了18年的刑礼海,明年就退休了。他想在新疆最后的一段日子里,和钻塔、和队友、和测井车,多待一些时光。

“将钻塔作银簪,挽起准噶尔三千里的涓涓黑发。”在胜利测井,还有很多这样奉献能源、建功西部的感人故事,多如准噶尔上空闪耀的星斗。

夜幕降临,一钩弯月悬于驻地楼宇的上方,静静地等候晚归的测井队员。

(作者来自经纬公司)



戈壁风刀

陈东

我在戈壁遇见了胜利兄弟。

一样扎根荒原,一样雪中坚守,一样成为风沙里的猎猎旌旗。

这里远山与天空相融仅剩发丝一线,它们起伏连绵,向东向西、向高向远。我瞳孔缩到了最小,焦点落在了远处,那里不再是大平原,不再是阡陌纵横,也不再是高楼大厦。那里空无一物。

我该拿什么当作参照物?只有风。风是这里的主宰,吹走了繁华、躁动,吹走了车水马龙,吹走了灯红酒绿。眼前只有无数石头互相拥挤、依偎,甚至碰撞,群山蜿蜒,向远而去。

那山像枯水期黄河的河床一样,袒露着湿润的粉红色。在那之上,赤红色的输油管道宛如一条跨越远山的长虹,缓缓探入哈山5井。

戈壁镶嵌在哈拉阿特山和成吉思汗山之间的山谷,新春采油厂阿拉德油田就在这里,它也是胜利油田的第77个大油田。我的胜利兄弟就在这里,像一颗颗戈壁壁上赤红的石头,坦然接受戈壁风刀的雕琢。

风不停地吹,夹杂着哈拉阿特山谷的火热,吹我的头发,吹我的脸庞,似乎准备将我整个吹干。在它吹干之前,我要和风一起飞奔,奔向井场,奔向作业队的兄弟。那时,他们围坐着擦拭刚刚从注入头更换下来的摩擦块。

我带着相机闯入,让他们错愕。“我也是作业工,同行!”我笑。他们问:“山东人?”“嗯,山东人!”

“我老家德州的,所以,名字叫张德生。”带头的壮汉笑起来,憨厚的笑容里恰是山东汉子独有的爽朗和豁达。张德生入疆已有两年,孩子刚满一岁。在他印象里,故乡是梦里的襁褓,是妻子的温柔,是父母温暖的餐桌。千里之外的他们与亲人相聚的方式是在疲惫的深夜里,奖励自己一个美梦,梦里啥都有。

张德生说,他跟儿子视频,儿子一笑,他也笑;儿子再笑,他也再笑……笑到笑不出来,他就挂断电话,走出值班房,抬头去看戈壁上的满天繁星,问问它们到底是怎么做到只眨眼、不流泪的。

风中的刀叫作荒凉,张德生说那是戈壁给的礼物。探寻戈壁之前,关于如何化解孤独的问题罗列在采访笔记里,在山谷之风吹我的那一刻,被扔进风里,无迹可寻。因为远离人群,因为风,戈壁成了诗歌的最后一片自留地,成了孤独无法入侵的真空地带。

“戈壁的荒凉,像3600公里外的故乡。望着它,也望着家。”张德生像个诗人,要我好生羡慕。也许他也会跟着戈壁石头一起,慢慢玉化。

石头,石油,都是美丽的传说。胜利人为了这个传说,踏入渤海湾,在济阳大凹陷为国找油。而眼前的山谷也是硕大无朋的凹陷。同样的盆地,同样的皮带抽油机,同样的千型井口、同样的白板房聚拢而成的营地,同样开荒拓土的石油精神……历史注定要在另一片荒原上重演。

开拓的脚步跨越3600公里,传统的延续经久不衰。当年在盐碱地如此,现在在戈壁无人区亦如此。越是回归传统,越能找到胜利兄弟扎根坚守的根与魂。

初秋的正午,连续油管的四段钻塞作业刚刚完成,600米的连续油管留在井内,顺着油管向外喷涌的正是哈山特产的超稠油,它们拥挤在管道中,不断奔流。依赖于地层的超高温超高压,它们才得以快速喷涌。“装满,走咯!”收油人大吼,罐车发动,卷着阵阵黄沙驶出戈壁。

镜头里的哈拉阿特山在变,原本山脉与云的分界次第溶解,我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云。张德生说不只是山,路也如此。山谷本没有路,走过了就是一条路。不久之后,石头会淹没它,人们又会走出新路。路的方向,取决于人的脚步。

修井的路穿过一个又一个山谷,过了一个又一个山梁。他们走过了那么多山川沟壑,一定见过更多的宝石,掠过更多石头。这放眼望不到边的山谷,比它们更远的,恐怕只有这戈壁的风刀吧。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无限沙海

李学仁 摄